



中庸

莫衷

全

112
2800
10-2



2800
10-2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

嘉慶一月十日
作序者



水澤村佐良

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

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

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

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實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

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

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為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此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

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

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族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設妄

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
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
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
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
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
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
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
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



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已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

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善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

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過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乘戾。故謂

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視非有待於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

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

中庸章句
九
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言行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上解

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知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

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無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罟音

古獲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撿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而後一也言知禍而不知辨以泥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曾也奉持而著之心曾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備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蓋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

強與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

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

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

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共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

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

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賞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勇也。

中庸章句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賞作索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
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
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
知之過而不釋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
當強而強者也
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
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

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
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
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
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
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予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
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
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
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
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
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 味反

費用之靡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為及其至也雖
聖人亦有所不知為夫婦之不肖可
以能行為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能為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
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為語小天下
莫能破為

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

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

察也。

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鵟類。戾，至也。察，審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一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

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

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不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

施於人

盡已之心為忠。推已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
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
不遠非背而去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
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
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
遠於人者可見。故曰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
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
謂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
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
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
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

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
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

爾。子臣弟友
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
道之所當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
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
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諛則謹益至。謹之至
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
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
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
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二章

道不遠人者夫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
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

隱存焉下
章效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
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
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

尤人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

幸易去聲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其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慮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

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

畫布曰正檟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中庸章句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也。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

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好去聲。耽。

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棠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琴。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

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懷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斲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

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

保之與丕聲

祀享祭禮

子孫謂虞思
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一
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之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續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翦商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

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未始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紃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墓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中庸章句

禮記

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

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

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昭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眾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

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

也

夫音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

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

人指入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側祖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

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離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

知之者。養之。所知行之者。行之。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

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
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
強不怠。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途雖異。
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
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
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
近乎勇。

乎知之二字衍文。好近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
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
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
忘反。懦者其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
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起懦。
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
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
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
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
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
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
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
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
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

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土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與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

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若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與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

中庸章句

卷之七

九

欽

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
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
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
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歛並去聲既許
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是
在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
養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
身體之而知其所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
餽餽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
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
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
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
三年一朝大聘五年一朝厚往
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靜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中庸章句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
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
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
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
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志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以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

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

去聲從七零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篤行而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

程子曰。五者廢其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盡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勉而行之者也。勇之事也。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

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思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撤之。亦猶是耳。蓋包魯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日子之言。

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_レ以成_レ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傳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_レ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二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

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

中庸章句
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
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

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天
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現

禎
祥

卷之五
五ノナナ

頑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著所以莖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置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人
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
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
聲

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智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中庸章句

信

卷之五
五ノナナ

言人
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
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
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
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
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
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

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
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
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

成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
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
貳則其生物不測

悠

息

元極
之平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
久也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自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

依反
依反
蕭左

石之多及其廣大艸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不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

中庸章句

卷之

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

已於音烏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淡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大哉聖人之道

言天道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疑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

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燁溫之溫謂下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下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以已知敦篤乎其所以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推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指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

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背同與平聲

典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入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

古災字

災天災害也

默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及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今字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二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

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

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文非當世之法。惟用禮乃時主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從。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備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議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
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
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其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
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
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
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
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文化
河年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
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
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如詩作數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
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宗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

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
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徒報反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
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
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

五十五

五十五

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於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三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禮

寬保

三年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澂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

悅音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經綸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
比其類而合之也經者常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
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
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 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

有所倚夫音扶焉 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者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澁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

知之

聖知之
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
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教化亦天道也。前
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
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
誠不能為則亦非一物矣。此章言聖人
天道之極致至此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
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

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

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

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絀口迥反
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
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
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聚衣聚絀同
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
此尚絀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
網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出理焉錦之美在
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
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
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
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
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
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

同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澆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澆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

乎乃聖人至德淵微自
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予曰聲
色之於以化民未也詩曰德輶如毛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
二音

詩大雅臯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
之德者正以其不顯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
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顯之
而巳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
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
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
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
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

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
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
外又別有是三一
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予思因前章極
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
已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
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
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為蓋
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
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

雙

